

疫後城市設計再思系列之二

新冠肺炎疫情曠日持久，正當人人都在期望疫情早日結束生活重回正軌時，另一邊廂，相關業界人士已開展了後疫情時代關於建築及城市規劃的討論。疫情影響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暴露了本地城市規劃、公共空間、建築設計的種種問題。倘若再有世紀疫症來襲，香港是否有足夠抗疫能力及反彈能力（resilience）？記者採訪不同持份者，為後疫情時代的城市設計及規劃出謀獻策。

上期特意为市區公園這個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把脈找毛病，今期專題則把眼光拉闊一點，聚焦到城市整體的公共空間規劃。早前政府推行全日禁堂食令，市民「無啖好食」。如果城市的公共空間能更充足、更以人為本，那麼就可能不會有當日悽慘的景象。本地公共空間規劃的不足是老生常談，皆因市民及政府部門皆不夠重視，但疫情迫使大眾面對現實，不能再對積存已久的問題視而不見。如果不從中汲取教訓，再有世紀疫症來襲，「慘況」會再次重現。今期專題便採訪了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士，看如何能夠改善及開拓城市的公共空間。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後疫情時代的城市規劃

優質公共空間應重人性化

記得7月29日是全日禁堂食措施的首日，一幅幅市民在戶外狼狽進食的照片在社交媒體瘋傳。疫情期間，有些公園的有蓋涼亭被圍封，用作下棋的桌子亦然，若在公園進食，只能手捧飯盒三扒兩撥。公園外同樣慘不忍睹。有人席地而坐，有人跪着吃飯。翌日，民間出現一系列自救措施，例如巴士公司在車站提供椅子，讓市民食餐安樂茶飯。此刻，我們驚覺要在這個先進的國際金融中心覓得舒適的公共空間食飯竟如此奢侈。有從事城市研究的學者表示，疫情顯露了城市公共空間規劃的不足。在地產和商業主導的香港，此類議題往往視為雞肋，不被重視，當疫症來襲，便殺市民一個措手不及。疫情給大眾的啟示是，公共空間與自己息息相關，疫情過後，必須重新思考其設計與規劃，讓自己活得有尊嚴。

何為公共空間？專門研究本地公共空間議題的組織「拓展公共空間」指出，公共空間最基本的定義是公眾可共同免費享用的空間，除

沿海空間待活化改造

「有研究顯示，人長壽與否，並非主要取決於飲食或做運動，而是social。人與人之間要有交流，而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就是城市的客廳，例如公園、街道，很重要，讓我們可與其他人接觸。」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陳翠兒（Corrin）一語道出公共空間對市民的重要性。然而，請她談談心目中本地做得不錯的公共空間，Corrin想了一陣，不諱言：「真是想不出有哪個特別outstanding，其實都反映了問題所在。」她直言，疫情之下，更是凸顯了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的不足之處。室內如商場，大部分地方欠缺座位；室外的地方也欠缺座椅，以防人流聚集。明明是屬於市民的公共空間，卻偏偏不歡迎市民聚集，弔詭不詭？

她認為，公共空間可分不同的層次，像公園、街道固然是城市公共空間的組成部分，但大至如維多利亞港也是重要的公共空間，不應忽視。「然而，自從海路被cut斷後，我們沒有真正好好享用到公共空間。」

哥本哈根經驗值得借鑒

Corrin認為香港的沿海空間不乏改造的可能性，例如可活化一些閒置的碼頭，供市民使用。她舉例，丹麥的哥本哈根便做得十分出色。當地在規劃公共空間時，會着重重塑沿岸、近水的空間。「他們沿岸、沿岸做了很多有趣的泳棚，其公共空間的設計很能凸出當地的海。」雖然未必能夠直接搬到香港，但也不乏參考價值。Corrin提議：「香港之前有很多碼頭，但現時都不太active，我們可以考慮重塑碼頭的connection，活化碼頭。」她認為，人離不開水，水予人涼快之感，亦可以淨化空間，降低城市溫度。

Corrin在擔任香港建築中心主席期間，會帶市民到世界各地參觀當地建築物。她表示，像哥本哈根就有精彩的建築政策，利用建築增強市民在城市建設和規劃時的參與。她續道，近年當地的建築政策是以環境為先。「他們做了很多建築比賽，改變了公共空間的設計，都非常成功。」她舉例，如



為了防止人群聚集，公園內桌子被圍封，想舒服地吃個飯似乎很難。 朱慧恩攝

了公園外，還包括大街小巷、市集、海濱走廊，甚至郊野公園、海灘等。公共空間在城市中向來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為市民提供休憩空間，促進社交生活。香港的居住環境狹窄，人口密集，疫情下，長期困在家中的市民需要適當的公共空間稍作喘息；此外，部分室內活動或會移到室外進行，例如進食或看電影，此情況下，城市有足夠優質的公共空間便十分重要。



位於哥本哈根的Superkilen公園。

一個位於Nørrebro區、名為Superkilen的公園，便邀請了建築師、園林設計師、藝術家一起重新設計空間，體現了當地的文化共融。Corrin又表示，當地活化由公共空間開始，又會活化圍繞地鐵站的公共空間。

Corrin認為，公共空間的規劃，除了數量外，更重要的是質量。「質量就是要為環境及社會帶來好處。」回到香港，雖然霎時間未必講得出本地設計理想的公共空間，但Corrin認為並非無可取之處。「起動九龍東的open space便做得挺好。」她亦觀察到近年有些地方亦有進步。她舉例，以往商場大部分空間都沒有位置坐，但現時有些則有改善。「例如南豐紗廠，中間空間兩旁有很多座椅，設計態度是好的。以前就是要客人走來走去買東西，現在會思考多一些可以讓人坐下的空間。」



位於堅尼地城城西道的卑路乍灣海濱休憩用地。



現時天橋功能單一，除供行走外無甚吸引力。 中通社

望行人天橋變園景平台

若說Corrin把目光聚焦於碼頭與水，香港園境師學會副會長陳元敬（Paul）則着眼於天橋與「綠色」元素。Paul認為，天橋本來就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可惜現時天橋功能單一，除了供行走外，無甚吸引力，也無其他用途。Paul認為，天橋作為公共空間一部分不應被忽視，如果天橋能轉化成園景平台，便能開拓更多公共空間。「如果是園景平台，就不單止是行走，還可有不同事情發生。」兩者有何不同？他解釋，園景平台都是天橋的一種，只是空間較寬闊，亦可以提供座位讓市民休息。

當然，香港空間如此擠迫，真正

落實起來或有難度，但Paul認為現時有些地方確實有可改善之處，例如圍繞西九的一系列大型項目便是一例。「西九有很多大型的發展項目，像柯士甸站、西九文化區、高鐵站，但你會發覺當中的連接做得十分差。所有的連接都靠天橋，天橋得個『行』字，無吸引力，只是供人行走。」他認為，若能把天橋改造成園景平台，便能雙贏。「這樣做，行人感到舒服，又可以讓人坐下來。如果肯多想一點，會發覺效益可以很大。如此大型的投資項目，若能把『連接位』稍稍做好一點，整件事會差很遠。」



中環百子里公園頗有特色。



雖然城市裏有一些小型休憩空間，但卻不甚美觀。 朱慧恩攝

眾人合力齊設計 藝術座椅裝點18區

藝術推廣辦事處數年前曾推出公共藝術項目「城市藝裳計劃：樂坐其中」，由4位客席策展人分別協助20組本地藝術家、設計師及建築師在全港18區設計20組各有特色的藝術座椅，放置各區不同位置，成為城市一道獨特的風景。這些椅子分別設置於康文署轄下的公園、海濱長廊、休憩用地及遊樂場所，吸引不少市民打卡及使用。此外，主辦方亦聯合不同機構舉辦了一系列活動，推動社區不同階層人士交流，延伸座椅的意義。不過，這些藝術座椅並非永久放在上址，展期三年，現已結束。

現時城市的公共空間設計總是予人面目模



公共藝術項目讓藝術家在不同地區設計座椅。

糊之感，缺乏特色，亦不夠人性化。今次疫症來襲，給我們的啟示是城市裏有足夠的公共空間是十分重要的，試想像，如果城市裏可以有足夠的、人性化的公共空間或可供休憩的椅子，也能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像上述的藝術椅子，由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共同設計，便可以提供不同的意念，因地制宜，設計有趣又適合市民使用的椅子。其實政府在規劃公共空間，也不妨多讓不同界別的人一起參與，提供意見，讓公共空間的設計能夠真正做到以人為本。